

天啟四年寧南鄉試錄



主
雲南鄉試錄序



天啓四年甲子秋八月滇當

論秀於鄉

天子業遣主事臣施邦耀行人臣

閣可往陛次蜀兩閱月道梗

弗通復

俞禮官請

啓還二臣屬臣汝元蒐壬午故牒

便宜舉事以仲秋念有七日

被

命則踰常期已臣自惟黜闇靡所

比數滇之疆場決裂蹂躪者

賴我臣甲子臣戴

主上威靈諸文武將吏先後同心

郭清恢復士氣用是稍振始

相率而修言揚之業適計吏

與報

命期會臣拮据宵旦寢食弗遑無

能為役乃今籲俊

盛典視昔綦重其何以勉竭涓埃

不負任使臣用滋懼因聚諸

臣謀所以矢公矢慎故事考

盜典臣官竝用學博今臣所禮聘獨

教諭臣趙獻素至自粵西餘

皆阻於蜀道臣遴選有司之

爛文者若推官臣應許臣為

理知州臣學修臣名標臣胤

復臣芝臣充分較也故事衡

文重外簾先墨卷臣斟酌近

例一稟硃卷屬考官視額三

之以授提調監試提調監試

兩之以授臣擇其一登焉

故事序錄則學博實先後之

今聘至一教諭分較爾而臣

謬提衡諸臣謂臣當序前學

博序後遵便宜之

旨也既成言乃率提調右布政使

臣九修監試左布政使臣存

仁按察使臣祖誥暨簾外諸

執事加茲以九月初九日入

闈進攝提學按察使臣黃似

華所選士二千一百有奇三

試之錄雋四十七人如額以

其文

獻臣宜有言示諸士臣惟念

主上撫有全盛輿圖南面而臨四

方道化翔洽論思皇於王國

拔俊又於中州何求不得就

滇而論奚啻鄧林一枝在昔

鼎沸雲擾之時智如諸葛尚
恐留官有三不易才如張柬
之且欲舉姚州而奔焉王固
主上何愛一滇士而惓惓若不釋
然者臣嘗證之易矣泰之初
爻曰拔茅茹以其彙征而卽
繼之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

朋亡夫以博大容荒穢而以
果決用真才見不狃於耳目
之前慮必先於流品之辨是
古聖王哲輔所爲登明選公
凝休集慶之道歟微獨易詩
歌宣王命將平夷疆理至於
南海而必終之曰矢其文德

洽此四國夫滇之爲遐也寧
淮南哉輪蹠路絕聲教阻焉
偃武功而談文德斷自

宸衷夫豈徒包容之是務儻亦謂
滇處天末士挾素心未受俗
變或不墮朋比之累乎頃讀

禮臣條布

功令纖悉悉勅奉而行之炳若
日星顧相滇士與相四方之
士異四方之士有心溺於文
而不可見其權故爲文操滇
之士有心窮於文而不得見
其權猶爲士操臣今與諸臣
約文不必其今古語不必其

百家第能言心之所欲言者
 亟收之否者姑寘之於是諸
 士灑然象指而臣亦藉手以
 報下

上於萬一矣然臣竊有疑焉孟軻
 氏以知言養氣直接聖統養
 之效至於塞天地配道義一

何盛也乃知言則獨揭其諛
 淫邪遁生心而害於政事者
 豈天下之言惟釀害者可知
 而善者顧不可知乎臣以為
 言與氣一脈而善與害一機
 知其害於政與事未有不知
 其益於政與事者也不知其生

於心者之是害未有不知其
慊於心者之是益也荀卿子
曰亂世之徵文章匿采豈匿
采哉心之精爲采匿其心使
人不見所繇適於亂也今諸
士之文方圓高下濃淡淺深
人不一技悉皆匠心滿志而

出臣與諸臣共見之患不在
匿所慮者其氣未充驟而與
四方之士連茹竝進岐路愈
多則愈溷議論愈新則愈淆
安知彌六合者之不轉而局
於一隅乎稱百鍊者之不化
而爲繞指乎道義俱來當前

不見徒執尺幅之牘以博取
終身之富貴是權之爲士操
者究竟爲文操而善言之不
可知臣與士兩受之也目亦
安所逃責若臣之所自信者
聲應氣求捷於桴鼓以我
皇上所惓惓不釋之滇文武將吏

方且戮力救寧之

臣

卽無似

以兩年風厲與臨事告誡不
啻三令五申而士猶弁髦屑
越具有人心者當不其然自
茲以往對公車躋膺仕益務
直養比義而行大者謀王斷
國小亦展采錯事一意奉公

謝絕朋比以弼成我

聖天子矣文懷遠保泰持盈之盛

治人將曰才不必易地要之

抒忠遣雖非

廷臣蘄於得雋相滇士亦何以

異於相四方士哉

臣

所妄謂

知其益於政與事者蓋如此

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詩

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能同

而廣何事不濟

臣

願始終以

易詩之旨與諸士心心相印

也維時總督則巡撫貴州兵

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

臣

蔡

復

一巡撫則右僉都御史

臣 閔洪學 鎮守則少傅兼太

子太傅黔國公臣沐昌祚藩

臬則副使臣雷希煥胡其

楷右參議臣王鏌分閫則署

都指揮僉事臣薛繼周高

應毓副總兵臣尹啓易袁

善遊擊臣李思忠劉崇禮

而左布政使臣閻溥以入

覲行參政臣徐穆以入

賀行參政臣張孝林恭章副

使臣周錫戴士傑陳

應春僉事臣楊師孔高繼

元尚未履任迨既入闈行人

司行人臣潘士遴以齎

詔至奉

簡命將至代

臣

則巡按御史

臣朱

秦禎

備書之例也

高

高

巡按雲南監察御史羅汝元

賢謹序

林

林

林

羅汝元

羅汝元

羅汝元

羅汝元

羅汝元

羅汝元

羅汝元

羅汝元

天啓四年雲南鄉試

監臨官

巡按雲南監察御史羅汝元

懋先江西南昌縣人
癸丑進士

提調官

雲南等處承宣使司布政使諸允修

以安浙江仁和縣籍
餘姚縣人辛丑進士

監試官

雲南等處承宣使司巡撫謝存仁

生甫直隸祁門縣人
乙未進士

雲南等處提刑按察使莊祖誥

汝欽四川成都後衛籍
建甯府人辛丑進士

同考試官

雲南府推官羅應許

蓋侯廣東順德縣人甲午貢士

曲靖軍民府推官李為璉

渾一貴州備橋衛籍湖廣臨武縣人丁酉貢士

雲南府昆陽州知州陶學修

景叔廣西全州人丙午貢士

臨安府寧州知州宋名標

元甫貴州貴陽府籍直隸定州人壬子貢士

鶴慶軍民府劍川州知州張胤復

无谷四川潼川州籍直隸鳳陽府人庚子貢士

永昌軍民府騰越州知州樊一芝

與善四川宜賓縣人庚子貢士

廣西平樂府修仁縣儒學教諭趙獻素

丹甫廣西全州人壬子貢士

印卷官

雲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照磨所檢較何憲

兼甫四川宜賓縣人選貢

雲南等處提刑按察司照磨所照磨教御元

心卿江西清江縣人監生

收掌試卷官

雲南府通判嚴心師

子益四川綿州人癸卯貢士

姚安軍民府通判吳存德

在明浙江餘姚縣人丙午貢士

受卷官

麗江軍民府通判王國瑞

休璉江西南昌縣人選貢

澂江府新興州知州劉澤遠

德厚河南襄城縣人選貢

雲南府昆明縣知縣張德行

汝寬貴州安南衛籍直隸崑山縣人癸卯貢士

雲南府宜良縣知縣楊述明

居閣四川富順縣人選貢

彌封官

大理府同知鄧一薦

達甫廣西全州人甲午貢士

順寧府通判區慶雲

子卿廣東南海縣人丙午貢士

臨安府建水州知州角韶

曰和廣東海陽縣人選貢

楚雄府定遠縣知縣程雲鳳

下之貴州永寧籍四川富順縣人癸卯貢士

膳錄官

廣西府通判滕崇雅

素甫廣西全州人巳酉貢士

雲南府安寧州知州王立仁

允先廣西臨桂縣人庚子貢士

曲靖軍民府羅平州知州朱國初

元起浙江海寧縣人丙午貢士

順寧府雲州知州金可敏

思庭湖廣興山縣人選貢

對讀官

尋甸軍民府通判王怡

伯如湖廣夷陵州人選貢

雲南府昆陽州易門縣知縣黃世臣

濟宏廣東羅定州人選貢

武定府和曲州元謀縣知縣齊以正

我放貴州安順府籍浙江定海縣人乙卯貢士

雲南都指揮使司經歷司經歷錢以敬

德輿浙江金衢縣人監生

巡綽官

霸蠻營軍都指揮體統事指揮龔崇柴 選

應徵四川永川縣人丙辰會武

永昌衛指揮同知王伯明

顧諤四川嘉定州人

雲南左衛指揮僉事狄葵明

忠甫直隸和州人

雲南左衛指揮僉事吳勳

角麟河南汝寧府人

雲南中衛指揮僉事劉啓先

昌甫山東掖縣人

雲南前衛指揮僉事田有秀

大年直隸太和縣人

易門所指揮僉事劉先祚

振昆直隸江都縣人

木密所指揮僉事楊祖烈

和恒山西絳州人

雲南中衛左所正千戶劉漢傑

良甫燕山人

雲南前衛前所試百戶范應綬

天錫湖廣王沙縣人

梭檢官

雲南右衛指揮同知孫仰斗

拱子直隸涇水縣人

雲南中衛指揮同知席几

君式直隸溧水縣人

雲南前衛指揮僉事金鼎

調元直隸滁州人

曲靖衛指揮僉事王承錫

康侯山東沂州人

洱海衛指揮僉事王弘緒

開雍直隸定遠縣人

雲南右衛前所副千戶林芝

乙卯武舉承秀直隸全椒縣人

雲南前衛後所試百戶徐必昌

德修直隸宣城縣人

雲南後衛右所實授百戶程道南

中虛福建晉江縣人

廣南衛左所試百戶王詔

甲午武舉昌明直隸溧陽縣人

供給官

雲南府帶銜同知常道立

雲南府通判陳三鳳

雲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照磨徐文炳

雲南左衛指揮使司經歷司經歷門名卿

雲南前衛指揮使司經歷司經歷陳有仁

廣南衛指揮使司經歷司經歷陳箕範

臨安衛指揮使司經歷司經歷單繼先

大理衛指揮使司經歷司經歷黃似葵

三立貴州普安衛籍

癸卯貢士

東鳴湖廣黃岡縣人

選貢

應瞻直隸涇縣人監

生

懷赤四川內江縣人

吏員

壽山貴州婺川籍四

川眉州人吏員

九疇四川璧山縣人

吏員

顯卿江西臨川縣人

監生

傾赤四川巴縣人吏

員

大理衛指揮使司經歷司經歷陳楠

大理府太和縣縣丞胡中龍

雲南府昆陽州吏目丁胤佳

雲南府昆明縣典史趙述

雲南府滇陽驛驛丞張文英

良材浙江山陰縣人

吏員

竟昇江西進賢縣人

吏員

恒泰浙江烏程縣人

吏員

傳心直隸涇縣人吏

員

懋然貴州鎮遠籍江

西南昌縣人承差

雲南...

雲南...

雲南...

雲南...

雲南...

雲南...

第壹場

四書

子曰於止知其所止

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易經

大君有命開國承家

說之大民勸矣哉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

友講習

德言盛禮言恭

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

書經

惇德允元而難任人

邦其永孚于休

紹聞衣德言

思其艱以圖其易

詩經

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

飲御諸友包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

友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

明昭上帝迄用康年

春秋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桓公

十有二年

會于蕭魚

襄公十有一年

秦人伐晉

文公三年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

定公十年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莊公三十有一年

春

用田賦

哀公十有二年

禮記

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

此之謂德音

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

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

第貳場

論

愛君當以周公為法

詔誥表

內科一道

擬漢賜天下今年田租之半詔

文帝三年

擬唐以陸贄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誥

貞

元八年

擬

上視大學釋奠

先師進諸生橫經布講學官

賜帛有差

謝表

嘉靖十三年

判語

五條

增減官文書

市司評物價

主將不固守

因公擅科斂

造作不如法

第叁場

策

五道

問一人恭已百辟其刑則穆清養粹豈非

邳隆盛軌哉乃易稱剛健中正詩稱克

明克類則剛明之用又何可少也漢唐

以來代著得失有法制御下其臣以謹

得終者有多用文法吏好以刑名繩下

者有卽位之初發憤志平僭叛者有用

法無私面察刺史能否者其於剛明要

旨亦有當歟

太祖高皇帝聖明首出萬國凜伊濯之靈

成祖文皇帝神武光昭六合戴同文之治後先

合德千古無兩儻可揄揚其萬一歟

列聖乘權休哉嗣服迨我

皇上冲齡踐祚丕承

祖德而光大之官府同心幾康時勅於都哉泰

交之理矣乃邇者內外臣工私憂過計

以爲求治太急進人太銳出匣之太阿

虞無輕試乎神規之寶鏡虞無過拂乎

說者謂將順趨承二三大夫猶未存乎

曲謹豈曲謹可以培主德乎主德剛明

社稷之福不審何以善剛明之用而後

乃禔福也諸士豈有意乎願言毋諱

問王言出而千里之應違一人之榮辱關

焉故記曰絲綸傳曰樞機誠重之也我

朝代言出于詞林票擬資於政府夫豈

聖神匠意猶藉手于臣鄰蓋絲綸難協樞機易

失儻亦有擬之而後言者歟

神祖金玉其音絲綸半閣則王言似持之太重

矣我

皇上御極以來批荅如流連篇累牘則王言又

似出之太易夫重之將使人疑輕之又

使人駭樞機之發果悉有當歟將無有

妄意

皇上為外假而以意指潛移啓倒置之漸又或

妄意

皇上為中韃而以耳目傍寄開竊弄之端歟大

抵

朝廷之體統以

詔旨重而

詔旨之票擬以體裁重則持之重與輕任之偏

與獨其皆有不足畸者歟諸士其博考

古今深計得失而著之篇執事者將採

而獻焉為

御座之言箴也

問晉太史曰士大夫之氣下可以救元元
之命近可以戢肘腋之姦遠可以憺裔
夷啓疆之志非氣重士也士重氣也士
不能自重氣君之重士養士卽士之養
氣重氣也粵稽諸古文章節義之士兩
漢蔚然然上林諫獵不免辱節於臨邛
劇秦美新又復矯情於天祿所爲士氣
安在意者踞牀輟洗蠶室腐刑實使之
養乎非養乎桐江一線士氣繫焉天子

且有曰貴戚斂手以避二鮑曰天子不
與白衣同於是封還詔書者獨以敢諫
爭矣埋輪都亭者不問大將軍矣彼實
養成氣節故若此然歟否歟說者曰養
之極恐成亢亢於寬主則氣伸亢之極
恐成激激於嚴主則氣屈亦可指陳一
二歟今

聖明在上神氣大張士當無一毫抑鬱之氣而
過計者猶謂堂廉尚遠則氣虞疎也釜

高未通則氣虞塞也城社有伏則氣虞
傍溢也雷霆一驚則氣虞摧折也雖萬
不至如建寧之喪沮然欲四夷望氣而
來者懾之曰中國相司馬矣內外元氣
暢然相關在君歟在士歟諸士試言其
槩

問世之需邊才亟矣邊才當先定志次定
力非漫不任事者之所能貌也明矣然
有喜於建豎攘臂而快一擊者亦可謂
之有定志與定力與粵稽往昔有羽扇
雍容者有願以身往者有圍棋對壘者
有書生破敵者不必盡韜鈴之夫也可
得而數其烈與今高議雲臺之上者非
乏也然門庭之戎馬紛如安攘之勛猷
未著豈任非其人與抑有人而不得其
任與夫有將兵之人亦有將將之人則
將權將略二者竝重蓋聞古之任將也
跪而推轂曰闡以內寡人制之闡以外

將軍制之威權重而信任專故大將得
以展布其四體而奏膚功乃有節鉞方
秉籌略未行而百喙隨之者雖臥龍登
壇東山當闡亦豈能行其志歟茲欲簡
任得人俾之掃妖氛而成底定也又欲
得簡任之人俾之開誠心而布公道也
國家將重有賴焉果何道之遵而可

開夷狄為患自古有之顧攘危為安問諸
兵賦兵一不足則非其國賦一不充則

無其兵逃觀漢唐列若指掌大都開創
之時兵較強財較富遞傳而後兵不能
不漸弱賦不能不漸貧也乃其所以強
富貧弱之故可悉指與抑開基中葉所
經營兵賦者不一道與我

太祖高皇帝驅逐胡元首闢乾坤兵戎財賦遠
邁漢唐已故用之兵而所向無敵索之
賦而轉輸以時卽如滇南之役飄馳曲
靖計擒里麻於時兵賦亦可得而指數

與嗣後順大爲梗緬甸肆氛亦不血刃
而蕩平奏績此其事可與

先朝媲美與

今日奴酋發難中外震驚數年以來竭天下
師武臣力水運陸輸往往付之一擲識
者方寢處不暇而繼之蜀且永寧叛黔
且水西叛大臣戮辱億姓壑殍誠二百
數十年來未有之變也震鄰禍切滇亦
連結不休顧之東則不免遺之西急之

兵則不免失之民此時而望

內帑之再發難矣水蘭交相爲誑逆首授首
何時哉主計者將謂與民以休息而寇
在門庭堂奧之憂也必圖滅此朝食乎
又恐物力日消腹心內潰益烈西陲之
禍耳諸士剝膚計必有長策獲安枕者
願悉書之以壽

當宁

第八名盛朝臣 永昌府學生 詩

第九名莫可及 呈貢縣學生 易

第十名萬民表 阿迷州學生 禮記

第十一名繆傳臚 昆明縣學附學生 易

第十二名陳時瑞 楚雄縣學生 書

第十三名陳士譽 石屏州選貢生 詩

第十四名鍾大成 臨安府學附學生 詩

第十五名劉傑 昆明縣學生 書

第十六名楊寧 鶴慶府學附學生 易

第十七名王凝命 昆明縣學生 易

第十八名程之鵬 永昌府學附學生 詩

第十九名耿廷籙 河西縣學附學生 書

第二十名楊開泰 石屏州學附學生 易

第二十一名孫光祚 石屏州學附學生 詩

第二十二名熊化 趙州學生 易

第二十三名李悅心 建水州學附學生 禮記

第二十四名余士泰 雲南府學生 詩

第二十五名陳其志 鎮南州學生 詩

第二十六名丁繼登 富民縣學生 書

第二十七名宋光祖 晉寧州學附學生 易

第二十八名張元化 安寧州學生 詩

第二十九名張化樞 永平縣學生 書

第三十名汪時濟 雲南府學增廣生 易

第三十一名薛安唐 臨安府學增廣生 詩

第三十二名余蕃慶 曲靖府學生 春秋

第三十三名楊兆衡 浪穹縣學增廣生 易

第三十四名楊希魁 太和縣學附學生 詩

第三十五名龔 燹 順寧府學增廣生 書

第三十六名吳光宸 保山縣學生 詩

第三十七名孫 節 南安州學附學生 易

第三十八名李章玄 廣西府學生 詩

第三十九名朱朝藩 六涼衛選貢生 書

第四十名金 偉 雲南府學附學生 詩

第四十一名楊 音 趙州學增廣生 書

第四十二名向 宸 雲南府學附學生 易

第四十三名陶文彥 浪穹縣學生 春秋

第四十四名李燁然 鶴慶府學附學生 易

第四十五名楊素修 趙州學生 書

第四十六名劉嘉胤 騰越州恩貢生 詩

第四十七名楊文施 澂江府學增廣生 春秋

第三十八名李章茂 黃西商學生

第三十九名李章茂 黃西商學生

第四十名李章茂 黃西商學生

第四十一名李章茂 黃西商學生

第四十二名李章茂 黃西商學生

第壹場

中四書

子曰於止知其所止 贊天不國家不出也

楊繩武

同考試官知州陶學修批 沉警渾微識朗思精

同考試官推官羅應許批 靈透沉融慧心卓識功深

夫子觀於會 養到之士宜錄以式 和與也法於會

聖揭知止而寓言於物焉蓋止在即知在而偏得之於黃鳥是可識止之時義矣且天地間萬

物皆止也。顧至善之外無止，明德之外無知。黃鳥何知乎？而於丘隅得所止，卽於止丘隅得所知。夫子躍然會心焉，而發之味嘆也。忘機者似非有情之屬，乃審處者又非無知之倫。其止之呈於覺耶？其知之露於性耶？家國天下大言乎？所止也。茲正不於其大偶呈之覺體，若偏從極小者躍其倪，試還味之反覺。天下國家不出此中之包舉也。所爲偶呈而孕全呈之體，有若斯也。身心意知微言乎？所止也。茲亦不於其微乍

舍之慧性，還從極顯者昭其則，又轉思之似覺。身心意知不外此中爲囊括也。所爲乍舍而載，渾舍之性有若斯也。蓋止爲何止？知爲何知？止者亦不識天機之自動，而知從止出，止從知入。知者亦一任神極之自寧，止知耶？知止耶？人可惕然勿居黃鳥下也。抑鳥飛準繩大人之義，鳥之止爲之飛，豈謂是耶？大人之致知格物，卽夫婦之可以與知，此止至善知止之說也。

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同考試官教諭趙獻素批

沉痛雅練扶題之體

聖人以學自證無息之心也夫學古而至於敏
 其心寧有願息哉此所以為聖學也想其直任
 者有曰生知而下自有學之一途待人認取而
 要之不遠於人心古人特先得我心之所同者
 則我與古有貫通之脈焉每從寤寐間隱隱其
 來會而我與我又自有訢合之神焉更於耳目
 外躍躍其可尋夫乃知非古無我也原自不假

外求而又知非我無所取也正以從吾所好先
 天靈秘遞垂為見聞知之統即默啓我多聞見
 之端而我不敢陳跡視之也形而下者即是形
 而上者會千聖於寸心而龜勉以從猶恐其後
 已中天闡繹代行為先後聖之揆正明迪我先
 後覺之傳而我不敢厭斁參者也默而成之必
 其神而明之通千古於一息而竭蹶以赴猶有
 餘歉也我亦不知如何是好如何是求只此翼
 翼之深束繩聯不斷一似我之精神心術不用

於古而皆虛併不知我之好與求生於古生於
我共此勉勉之小心奕世可續又似我之聰明
知解不出於學而皆殆此我之生平惟日孜孜
於學也而豈生而知者哉抑此乾道也天行之
健卽夫子敏求之學聖聖相傳以此自混沌鑿
而知愈多道愈晦未嘗以仲尼之學觀之也
之誠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李悉達

同考試官知州張胤復批

機神凌厲是大手筆

同考試官推官李為理批

致明思精齒牙自異

上有教民親者醒恒心也夫民有恒心所以相
親也而必自上之明倫始教顧可緩歟孟子策
滕文曰自明君恒產制而恒心繫之矣心秩於
人爲倫倫故不端在上也心篤於倫爲親親亦
不端在下也則興學敷教權綦重焉何者世無
人外之倫凡夫夫婦之所不驚卽是神聖之所
獨喻誰非倫中之人於上爲道德之一於下爲
風俗之同從來太和有象不在耳目而在精神

夫豈皇堂昭秩敘而里族不恬和者愛敬始於孩提而民無不知愛無不知敬攝入精神之微矣從來雍穆有機不觀民風而觀主德夫豈象魏顯敦庸而閭閻不成媻卹者親長達之天下而民各親其親各長其長盡歸主德之厚矣是以聖君必明物而察倫大人本親民於明德信端軌善則之地權有獨操民性能習不能察民俗可繇不可知則勞來匡直之教端自上設此教設而顛蒙之衆亦自見其恒心此倫明而人

道之存可不夷于禽獸夫孰非民事也而謂可緩乎哉雖然制產急矣井地一行百姓親睦安問師儒不然率凍餒園橋門此必不得之數也則恒產恒心治世無偏重輕矣

易

大君有命開國承家

李悉達

同考試官知州張胤復批

傳論鑿鑿名言聲靈宛有

同考試官推官李為璉批

慷慨亦復冲恬故佳

王者大封功臣而行師之道畢矣夫有功不可
以不賞此大君之以開承命也師道之終也且
人主命將出師以戢寧我邦家而推轂與酬庸
更無二命抑何以鄭重若此哉蓋命出自大君
也所以顯示號召嘿行鼓舞者惟是功必錄賞
必信而天下服其公今師終何時乎田禽就執
中行振旅疆場掃憑陵之寇夫豈盡社稷之靈
也廟堂去心腹之憂夫寧非二三子之力也雖

鞠躬盡瘁固人臣報國之本懷乃剖符示
王者賞功之鉅典則大君於是乎有命矣而命
則有二焉一開之國若曰維爾忠誠功在王國
功在國而國錫之予一人豈有愛焉一承之家
若曰維爾驅馳克勤王家勤於家而家世之俾
子孫毋或墜已若然者不但恡予之意念弗庸
抑且敘功之差等不爽金書玉冊似為不數之
隆恩而汗馬運籌始無不愜之隱念謂功臣之
優報者一而天下之激勸者百此亦鼓舞之微

權也自不容重賞以輕功謂今日之茅土卽他
年之屏翰此又鞏固之遠圖也亦不得溷功而
而濫賞蓋師終之命不可以苟也如是宜姬公
於上爻發之歟噫以此爲訓而後世猶有印刑
弗予經年不行賞者不知其於顛倒豪傑之術
何居

德言盛禮言恭

莫可及

同考試官知州張胤復批

有韞藉有涵養嘔心刻發

同考試官推官李爲璉批

良工苦心經生字到

原勞謙之心則於其所言者矣蓋心深於德禮
曾有勞之可言乎此爲謙謙之君子嘗謂大臣
之事境易窺而心境難窺故有勞居豪傑之上
而心處衆人之下者所抱之厚不可測也勞謙
如三何言乎而德禮之爲兢兢哉我想吾人功
能之念入於德已沉乃念念醇修更有沉於德
之中者吾人虛僞之心附於禮已柔乃心心善

下更有柔於禮之內者則德不以功也而德言
盛禮不以下人也而禮言恭僅曰德耳偏現之
芳懿皆德而三之言念於德者淵如縱倍加積
累亦覺滿志之無日僅曰禮耳外飾之僣僕亦
禮而三之言念於禮者肅如卽過自貶抑猶苦
盛氣之未鋤蓋德修之玄而收斂之極卽禮禮
飭諸躬而淘汰之淨卽德奚言有限之事功德
崇如天不見其益禮卑如地不見其損適是冲
虛之心量總之德禮無窮盡非極之盛與恭則

易盡卽盛與恭之量有時滿而言盛與言恭之
念則難滿執此念以視建樹雖勳猷蓋世猶禱
糝也又何勞之可伐功之足德也哉三之謙有
以也抑三之意念深矣然勿深視之也何也禮
者德之制恭者禮之柄故言德似深乃恭而有
禮故君子與人一恒念耳人能以禮存心卽可
爲斷斷之一个臣

書

惇德允元而難任人

書

王 适

同考試官教諭趙燾批

朗健精融識力並至宜錄

以式

命牧慎官為養民計也蓋用人所以牧民耳德元任人可無辨乎帝咨十二牧曰州牧為國養民當先為民致賢使清途溷於宵小銓敘失而民命罔託矣何則民生願欲難遂其樂利窮愁總聽於分猷之佐君門聽觀難周其雷霆雨露俯寄於司牧之心故為爾牧計必惇德允元而

難任人焉德人之可惇彼原自惇元善之可信彼原自信而在任人無是也託小善之才局以自飾其菲薄自行其猜忌而已德之惇為吾民厚一循良元之允為吾民任一心膂而於任人不然也秉大公之慎選使媚嫉不留於察案慘刻不貽於民間而已優渥之恩波德元偏見長而任人則偏見短要以賢奸符舉錯而特衡者何心陽和之德意任人若不足而德元則偏有餘要以彰瘴別貞邪而操權者不爽蓋德元無

不攄之經濟斯小民無不解之痼瘵而堂皇有
難進之任人斯問左有易究之膏澤審如是也
蠻夷有不率服哉抑哲惠之難尤難於知彼任
新法之相者非不悖允然惠安在故畏孔壬政
所以爲如神也

思其艱以圖其易

同考試官教諭趙獻素批

意流懇而氣春容足規養

善轉民艱者其思有實寄也蓋艱必實圖之乃
可轉而易然不思何以圖哉此穆王所望於君
牙者曰萬民之命脈一人之精神是也其默運
處爲思實致處爲圖兩者迫以相赴斯精神不
稿而命脈立甦矣何則民生惟艱易兩局耳何
以艱無所以思之實貽之艱何以易有所以圖
之卽登之易故汝爲司徒其艱其易勿視爲不
相涉之悲愉而且思且圖應効其最關切之搏
挽思咨寒咨暑之民原能飽能煖之民而其艱

乃至于此一念迴環真有情逼吾前而萬難已
焉者則桑麻菽粟之景端不外此念轉移悉心
以圖而拮据何患無成勞也思欲飽欲煖之民
皆可富可教之民而其艱何以至是一念縈結
真若身切其痾而急欲蠲之者則含哺歌袴之
象就可從此念斡旋併力以圖而撫循何患無
實効也蓋天爲假其易之之時而無心成化一
借乘權者之擘畫始足佐造化之偏枯地爲儲
其易之之府而不言所利一經當事者之躊躇

乃可補地利之缺陷是以從艱引思從圖入易
雖已易不見其易視民艱爲已艱有此不寧之
心而民乃寧已抑穆王以思艱責臣誠善矣卒
之思瑤池不思閭里黃竹之歌艱耶易耶故真
克艱者必不徒託之空言朋友爲賦一語示教
重詩
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友人映教賦曰

陳士譽

同考試官知州陶學修批

婉嫻深摯恰善梅寫

同考試官推官羅應許批

靈透沉警詞復蔚然可稱

逸作

婦人以問交勗夫婦順昭矣夫婦人知婦順已耳乃亦以友順望夫君子曰解佩之婦不淫矣其言曰人生五倫中夫婦朋友咸處一焉予茲相夫子清夜攬衣忽不覺凝想朋來思得一遺贈爲快乃予心不寧惟是則所問于子又在順友夫友道不朋從誼豈在順順之者不卽形而卽神是乃來中氣味也婦言不出梱職豈在問

問之者不傳言而傳意亦致贈外慇懃也我想大羣之合其象爲渙自子有順友而渙者萃計此時嚶鳴結契知予心暢我心較暢也佩以合萃豈有靳焉盍簪之雅其象爲豫自子有順友而豫者同計此時蘭茝媿芳知予情孚我情倍孚也問以同心豈有愛焉雖尋常解佩不足結高賢而業有締于問饋先者則瓊琚匪報或足永交臂之歡雖臭味斷金原無假縉節而業有忘于形骸外者則雜佩鞞鞞或亦寫中心之愛

噫嘻之子環顧瑟琴靜好誰爲戒爾縞茹母號
夫婦之順承仰觀朝爽星輝又誰爲翼爾清明
仰法天地之順動非此友乎予願子勉之無令
憎予不德而暱子以情也抑周宣之興張仲申
甫輩協心共濟乃孰使吾君皇皇問夜者惟脫
簪賢后是賴然後知雞鳴視夜提醒居多而永
巷芳規厥功倍于九臯之雅

吉甫燕喜旣多受社來歸自鎬我行永久
飲御諸友魚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

友

盛朝臣

同考試官知州陶學修批

豐隆復整機動神流

同考試官推官羅應許批

雋備環琦一選有建瓴之

詩紀飲至有爲燕者光焉夫功成飲至喜可知
已乃有孝友爲是燕光吉甫受社不旣多乎且
自古宗社著安攘之烈必朝廷隆師濟之風蓋
功成之會猜嫌易生則內外和衷所爲提福不

小耳我吉甫且何如吾想其未飲至之先聖天子實推轂而前日聞以外將軍制之其無辱茲命爲我朝家福今旣成功之候大將軍且欣欣喜色曰今之燕予滋懼焉其敢濫斯祉爲下執事羞而燕且喜矣祉且多矣斯時也緬懷往事經鎬南萬里之遙睠念離情歷塞北兩暮之苦吉甫不且以一時魚膾之御罄諸友闊絕之私乎而孰意壘麓調叶將相交集於一堂也而孰意魚水歡投孝友平分於几席也吉甫又不將

日前者疆場之役其使甫幸免罪戾惟君之惠予將引滿而獻此觴今者樽俎之榮其使甫優游稱賞亦惟君之賜予實何德以當此燕哉是知有吉甫不可無張仲內之猜嫌釋斯外之氛祲消也有吉甫之燕喜尤不可無張仲之孝友武止以戡禍亂文迺以綏太平也將相調和國家之福於是燕見之噫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得功成於外者宋事可鏡已趙之廉藺庶幾此義不能不爲古今長太息云

春秋

大隸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桓公

十有二年

朱國昌

同考試官知州樊一芝批

詞嚴義正斧鉞凜然直谷

三國無所批罪

經罪治人之兵重自治也此宋魯鄭之負罪一也致討于宋豈義所得為乎蓋聞已與人相待而成未有已不正可正人者是故賢不肖之辨

治亂之分自有衡焉非可冒昧以相稽也魯之及鄭以伐宋也豈不謂執數其臣廢置其君而谿壑是厭不復知有常彝臣與于盟君與于會而變詐可虞無以昭其忠信安在乎宋不可討魯不可挾鄭以討宋耶獨謂宋誠有罪魯鄭非無罪之國宋誠可討魯鄭非討罪之人督之相也無亦魯賂之以稱戈向宋宋必且曰郟鼎故無恙乎脫魯不愛鼎宋亦不愛情矣突之歸也無亦宋援之恃比于臨宋宋亦將曰忽儲今安

在耶脫突不竊國宋亦不竊藏矣出因其資入
用其寵吾見兩相籍以成此交也鄭何以異于
宋信不繇衷義無所立吾見兩相因以成此罪
也宋何有負于魯孰賢孰不肖宋與魯鄭未有
分也欲以相治不已難乎爲亂爲未亂魯鄭與
宋無差等也欲以相易誰其肯之向使魯鄭未
有負也而宋罪之聲則堂堂大義宋將引慝倒
戈之不暇暇索賊以相從耶唯宋非無釁而魯
鄭已自瑕伐非無因而戰實有關故旣書伐宋

以明宋罪又書戰宋以專魯鄭之罪而春秋之
立義精矣抑宋魯鄭三大愆也恬然不忌致寇
寇人若忘乎其爲愆者春秋人心可知也臧孫
違君違不忘諫之以德說者謂與蒍氏無異蓋
法有不得不嚴者尔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莊公三十有一年春

用田賦

哀公十有二年

陶文彥

同考試官知州樊一芝批

疏暢中有精緊博大中有

經重本計而示意于抑外譏內焉此戎之捷田
之賦胥于本計戾矣聖人所以嚴其防乎且夫
五材制兵非以淫兵八政養民非以厲民民之
不恤而觀之兵世且不以為非將相靡相習國
本頓而治幾不可為矣聖人于此蓋深致意焉
昔者齊有山戎之捷侈然以遺之魯鮮不謂關
地千里要以蔽燕方伯連率之職舉矣而聖人
特抑之曰獻以桓不務德舉仲父二十年之經

營輕一擲之可異也卽登郟耳封孤竹徒以暢
其橫絕四海之志不然君公之不相遺俘也制
也魯胡然而來此捷也夫好大喜功世不乏若
而人邊釁旣開將一切僥倖之事靡不集焉而
桓其口實已故知聖人抑齊意不獨在齊也後
世宰臣有不賞邊功以阻生事正得此意魯以
大國之賦倏然而加之田鮮不謂益征十二聊
以支魯軍國權宜之計得矣而聖人特譏之曰
用以衰不在民舉禽父數十世之經制輒一更

之可惜也卽諮有若訪仲尼徒以紆其窮處無聊之思不然農末之不易供億也制也民胡然而罹此辜也夫持籌握筭世豈少若而人國計時詘將一切苟且之政靡不興焉而求其厲階已故知聖人譏魯意不獨在魯也近世達政欲首寬農民後及商賈正得此意是知國家無事不得輕挑屬國而文德是崇國家有事不得紊置度支而薄斂是急斯聖人重本意乎夫欲南征必先北伐仲之爲此謀也以霸國也田賦作

備其稅畝乎不能不厚尤于宣

禮記

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

李伯薇

同考試官知州宋名標批

勻而圓淨而不刻

觀聖王之所爲田而治情亟焉蓋人情何當於田而聖王田之此其所必治之故與且自古玄樞在握而下鮮梗化者非求之人情外之區畫也試觀聖王修禮義以治之則情豈專屬之人

哉我知其故矣百畝之不易者農夫之責而凡
民引以為田人情之不治者人主之憂而聖王
認以為田情渾然一耳而易滋之蔓聖王何敢
滅裂而驚於紛乎返之大同混之太始俾人無
異情者乃所為一常不變之田也情殺然變耳
而易增之畔聖王何敢鹵莽而聽其爭乎聯異
為同萃渙為合俾情不詭性者乃所為守變於
常之田也無形之原隰隨人各具一田故揭其
要以奠之無側無傾者是謂皇極之沃土神明

之經界盡人皆共此田故提其綱以安於蕩蕩
平平者是謂玄穆之分疆蓋芟智愚賢否之互
形而去內地之稂莠領家國天下之百脈而植
一世於淳和是在聖王哉情之當治如此嗟嗟
太上忘情中古善治情叔季則亂之而已必非
種者鋤之而田始得

此之謂德音

李伯薇

同考試官知州宋名標批

詞氣雅馴

申德音之解者聖化致然也蓋化不洽則音不正德音如此謂非古樂之隆乎子夏荅魏文侯者曰君何知有音而不知有德也德化之浸灌雖自大造橐其基實從聖化隆其極而古之音可指矣夫德中醞釀無容洩其機緘之秘而雍熙之淳穆者脈脈旁流德機動盪尤難遏其聲氣之元而至和之響應者洋洋可聽故其正律和聲而比之弦誦也此可不謂音乎又可謂德音乎清寧康阜濟之以和敬和親者德恒從

此昭焉昭於此旋覽於此無相奪倫之妙固終始小大之所繇當於程矣而德音明明可探也平成樂利調之於不流不息者德實緣以隆焉德之隆卽音之極得序有常之則自倡和清濁之所符其數矣而德音躍躍可憑也蓋大當前之淳龐久醞三才之泰運而音在天地玄同者德渾無名大當後之功化大暢百靈之祉福而音在論倫無患者德杼有象惟此之德原非綱紀外之變調故此之音亦豈綱紀外之節奏夫

是之謂德音也與哉夫遊魚出沫六馬仰聽禽獸知音矣而何靈於物者竟懵懵也不識七德之舞於此果何居焉

第貳場

論
愛君當以周公爲法

陳士譽

同考試官知州陶學修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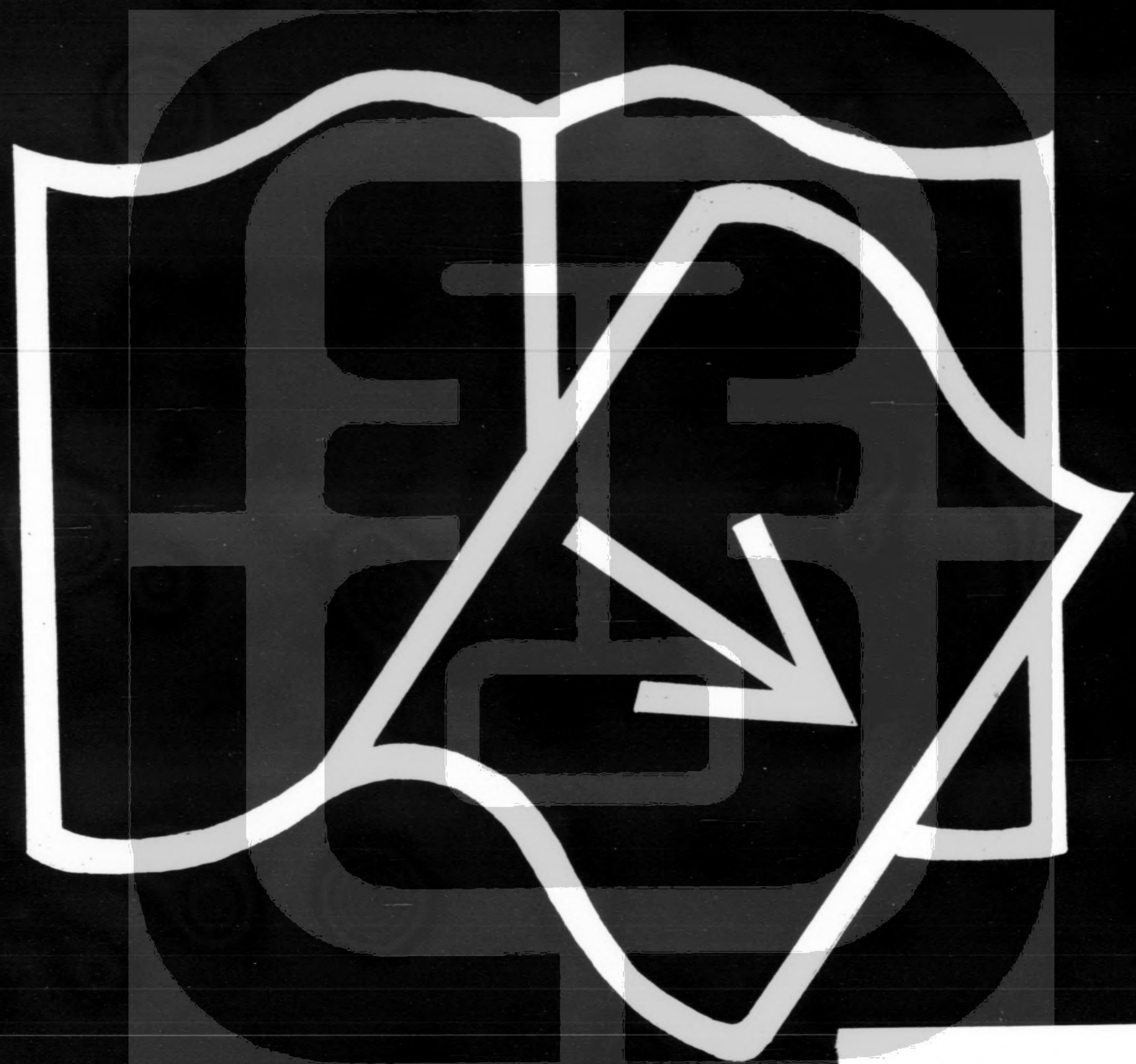
書破萬卷下筆有神亭亭

如雲皎皎如月韻人也

同考試官推官羅應許批

神明姿秀揮絃選鴻

人臣之事君必有所以成君德然後能行吾愛而始終不出一念斐迪之深心何則六幕內外綦廣也九重邃密綦微也人主意旨方倪而天下已飛不翼而走無脛所賴防微杜漸拔本塞源使君心與吾心如止水停涵兩忘而化於道者非保傅之臣孰任之顧朝廷上咻傅相半寒暴交侵吾且瑣瑣焉人適政間圖致吾媚茲之忱而弄臣媚子巨姦大慙多方奇中百計府姦



原件短缺 P40

卒使吾君日盡感泣沒焉而莫使復陽則吾縱
懷太息流涕之苦思矣三空四盡之危論惓惓
一念將有所格而不得行善乎西山真氏爲愛
君者立一程而揭法於周公推本於君德清明
君身強固也嘗試論之人主所以臨照百官表
正天下者惟此一身而其神氣精意之停毓於
不顯者爲德故身與德有交養之法無偏任之
瘡記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卷阿之詩失音變
性而繼之顛卬顧未有德不清明而身能強固

王之虞失足而馭朽者之慮弛韁夫善法周公
者亦如是則已矣不觀手之於身乎彼百骸駭
存雖痛癢之微無害於事而手隨至何則手之
孫以愛其身者素也善法周公者亦若是則已
矣欲昭君法先審我法欲使君不戾我法先使
君與我相忘於法至精所動若春氣之生秋氣
羅織以傷天振而伏蟄咸與生爲徒白帝沈藏
沕穆
變蓋法者迹也而所以法者神
明之道
而巽心於遊環之應任其

可以盡瘁而圖可以易地
念之獨知可以隻千古而自命
和絕無一毫形迹之牴牾止憑一
片至誠爲感格俾吾君淵然養粹於旃廈之上
建極以中敷政以德幾康勅其微風愆防其情
不殖不邇澄其源懿恭執競密其體則見化行
於宮掖而葛覃樛木之風作待年鬢髮不致胎
龍豸之妬而逞燕尾之妖紀肅於百僚而緇衣
伐檀之咏興圭組清班不致貽伴食之譏而逞

繭絲之虐風動於四方而蟋蟀絲庚之俗隆比
屋雅化不致耽芍藥之貽而羨蜉蝣之羽秋豫
春遊爲諸侯度而僕姑之射三河之選蹄不致
蹂踐病民太原薄伐江漢告成而幕南之庭常
平寇軍之較不致虛耗病國肺石不冤棘林絕
泣而奇請它比之刻鈎金束矢之苛不致深文
羅織以傷天和萬民百職事相與凝望於黃扉
沕穆沕乙篤恭無爲天清日霽則以爲聖
明之道沕不知皆繇相臣之昭塞者豫

化導者

以毒蟲其身純青見粉蠹之白

訝之

白之不繇彼也而不見夫遊者

乎手拂足蹶不得其數蹶乃愈敗及其能遊者
非手足者矣吾生平惟此一念斐迪深心與吾
君運盪於一機之中如氣蒸物而無久不透如
水浸物而無久不洽如釀花成蜜刻玉成楮而
精蘊神奇色澤膚理皆我之精神命脉所融洽
流行夫是以顯微共貫纖巨交融常變不驚其
神經權不膠其用通於此而後知鳥拚蜂螫羽

譙尾翛愛之所杜者微赤烏遜膚繡裳歸袞愛
之所行者素三年匪芥四國是叱愛之所符者
大金滕旣緘風雷自感愛之所格者神教隆抗
法諷切剪封愛之所維者隱禮備樂和丕承啓
佑愛之所綿者長南車獻鶉東海澄波愛之所
感者弘吝驕不作吐握常勤愛之所延者廣然
總之自愛君一念賅之也不必躋身明穆之朝
而
百所穆然深思焉有所皇然高望
而玄對
周公則可以隨心得法寧必

步趨彷彿

稱夫

子亦賢大夫也而卑卑伯圖卒
不能清其君六嬖四姬之寵則惟仲也君淫亦
淫君奢亦奢武志不帥氣而偷惰形焉夫先自
隳檢閑也故曰無欲然後可以言王佐又曰大
器若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則自愛以愛
君之說也雖然愛君尤自愛天下始尹之未起
莘也已惓惓切內溝之恥召公祈天休命而以
敬德誠民竝進然則愛君不過行吾愛天下之

心而愛君以愛天下乃爲深於愛宋臣李文靖
之言曰人主當使知四方艱難夫人臣而常能
使人主知四方艱難也則君方兢兢然若蹈虎
尾而履春冰惟恐天下有燭雞在湯之勢惟恐
百姓有麋鹿走險之形宥密中早有不諫而入
者將聲色不動而真愛所孚直致其主於基命
單心於以登闕上理無難已

表

擬

上視大學釋奠

先師進諸生橫經布講學官

賜帛有差

謝表

嘉靖十三年

盛朝臣

同考試官知州陶學修批

學士淵海韻叶球鎧

同考試官推官羅應許批

腆而詳而有禮

嘉靖十三年某月某日具官臣某等恭遇

上視大學釋奠

先師進諸生橫經布講學官

賜帛有差謹奉

表稱

謝者伏以

紫蓋擁膠庠載見右文之鉅典

翠華臨璧水遙觀重道之休光

宸衷能自得師必求正印

睿慮不忘祇事肇啓明禋

皇恩同聖教覃敷德造與譽髦交集臣等誠懼

誠忤瞽首頓首上言竊惟國有與立學以
明倫左制中園明王承天地以班教戒休
輔翼清時讚典禮以脩文妣運四百年教
先東序商王六七作典重瞽宗迹其享國
久長皆絲雅化翔洽述稽往牒代著芳模
備於倫鼓鐘於樂辟雍雅闡周王之濟濟言
未觀其旂言采其節頌記魯侯之明明道脉
弘開斯文遞行見聞知既渺五百歲乃在
尼山君相師相承億萬載頓昭長夜慨鳳

衰雉噫吾豈繫於匏瓜賴玉振金聲天將
以爲木鐸薄於命而德益厚蹇於遇而道
彌光虐猨雖熾於祖龍芳軌頓回於漢馬
賢良竝起榛蕪漸闢昔在沛公僅見太牢
一祀載觀明帝競稱醕爵羣賢行四拜於
東費宮唐主堪摩令譽錫五章之儒服宋廷
皇帝奚侈彌文惟封山禪嶽之舉迭興故樂道
崇儒之微不覩東膠西序塵封孰鼓春颺
絳帳青氎藉影空依晚日軒懸竟成繡響

鼓徵久矣無聞道不虛行治如有待茲蓋
伏遇
皇帝陛下
乘六御天
函三爲極
龍飛江漢嵩山動萬歲之呼
虎變燕雲德水應千年之頌
躬脩玄德允執禹儉湯勤益且
力振乾綱克協文謨武烈魚躍
鸞飛昭豈弟

金相玉質布網維

五位崇隆乃肅駿奔而宜燕喜

萬幾清暇爰啓聖域以闢賢關晴煙曉散於
杏壇爽籟風生於芹沼謂金鎔乃器水術
伊瀾百王道德之宗開於

宣父萬世淵源之派濬自

先師日繞

龍鱗顯相肅肅雲移雉尾髦士峩峩章縫取
次以觀光小大攢羅而從邁輝煌俎豆宛

親恭儉溫良烏奕冠裳盡屬詩書禮樂咸
韶雅奏初宣溫恭執事有恪舍菜合舞領
學合聲教飭干戈羽籥茨夏悃悃

睟容疊疊思服南北東西九丘八索錯陳開卷
有益千聖百王如對樂此不疲探其幽敷

其奧雲浮雨布一經

溱思俱靈得之髓得之膚合漢超玄沁入

宸聰自別迺蒙

嘉納復荷

寵綬

惠洽旁流式錫鮫綃之縠

恩頒浩汗賸傳雲錦之章擁序歡騰盡被絲綸

煥纒園橋瑞靄同披繡錯真文

序事辨賢

禮隆異數承筐好我感切私悰臣等才匪雕

龍學慙窺豹夙依東魯靈蹠愧無程席師

模三景入簾櫳搔首徒誇得句五經堆几

案窮心未印真宗一堂之問難久疎衆喙

之紛呶多惑幸際經明術正不數西京六
學之隆竊慕禮備樂和擬上獻王三雍之
對顧親承圭瓚無繇佐助

德音而倍侍

鑾輿深幸躬逢

盛事願爲小相丕張宗廟雄觀豈曰無衣頓

荷

上方密麗七襄織女巧分雲漢昭回萬縷天孫

光照人間機杼溼

恩思感永佩

明德於瑤青撫已增慙矢効樸忠於葵赤竊笑

賞花之詠莫補

袞衣願賡棊竹之唸少資

宸座泮渙優游彌爾性卷阿忽蕩飄風雖啗姜

奉矢其音梧樹佇來鳴鳳敢不益勵教規

用以帥先多士惟脩齊是進靡變初心非

仁義不陳愈堅末路儻見察於橫經之外

庶不負其獻曝之忱伏願

體恒之貞

法天之健以幸學之心與學無耽糟粕遺文

以作人之化用人庶竟休儒實用訓誠聲

歌大率先王之典則刀劔戶牖一遵至聖

之規箴

廟肅宮雝臨保儼於陟降

宵衣旰食恭嘿釀為治平任隆耳目股肱汝

翼汝為汝明汝聽會際風雲魚水曰吁曰

咈曰都曰俞

永享有道之長幸致殷邦之化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踴躍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第叁場

策

五道

第一問

楊繩武

同考試官知州陶學修批

神氣勃發古色蒼然鑿鑿

攷古繩今直是憂時燭鑿

同考試官推官羅應許批

氣吞溟渤筆走風雲言言

座右箴也至心不可恃君門萬里何啻痛哭流涕子其結念憂天者耶

人主精神不可一息不運一不運則惰窳
之病國家受之臣庶亦共抱寢處之憂人
主德意又不可一念不流一不流將刻薄
之虞臣庶先受之國家亦漸成潰裂之象

顧精神非靈威之謂靈威每藉精神為振
刷而真精神之運量原不赫赫於靈威謂
靈威有及有不及精一動於方寸之內神
自遊於八極之外矣德意亦非惠澤之謂
惠澤每憑德意為敷施而真德意之旁流
原不沾沾於惠澤謂惠澤有到有不到惟
意南而至於南意北而至於北矣若此者
夫非有所粉飾而憂勤是示不勵精不見
同心之荃宰亦豈有所猜嫌而體面是惜

不推誠不稱合德之明良然則淵默尺居
果非太平之福而乾綱獨攬乃稱邳隆之
休哉吾以是知君德主剛而尚明易稱剛
健中正詩稱克明克類是已惟剛必調之
以中則上亢下伏非中也卽非剛也明必
繼之以類則善清惡溷非類也卽非明也
粵稽往古堯克明舜允執禹之神湯之武
文武之緝熙執競果且有廢剛若明者果
且有不適於剛若明者遐哉上聖不可及

矣後世懦弱昏庸之君不具論論其近是
漢武非英主乎乃法制御下丞相至此坐
事死有一石慶以謹得終亦數被譴責此
何爲者孝宣素號明察顧所用皆趙廣漢
之鉤距尹翁歸之記籍文法中人耳一切
吏事繩以刑名趙蓋韓楊猶且不免謂刻
核何唐憲亦英主也而志平僭叛威振兩
河得一裴度剪平鄆蔡竟疑爲朋黨又何
爲者迨至宣宗明察幾埒漢宣矣然跡其

所爲亦止面察刺史能否物色縣令姓名
諸事雖焚香盥手以讀章疏而藩方內宦
竟莫如何不幾太懦乎之四君者漢負剛
明之名而氣節盡殘於鑽下唐竊剛明之
似而法紀盡蝕於刑餘此於剛中明類之
旨兩俱無當奈何欲效唐虞三代之治乎
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乘乾乘籙提醒沉翳之人心
成祖文皇帝纘武弘圖振起昏頽之國運是開

天闢地之世界雷轟電掣無不振懾也勢
使然也於披雲撥霧之乾坤日照月臨無
纖毫隱匿也亦勢使然也然當是時有上
萬言疏迂衍者罪且不測

太祖因宋濂言釋之曰向非濂幾不誤罪言者
成祖朝雷震奉天門下求言詔者仰足限瑛等
被劾遂以重罪詆言官

上因夏原吉言悅而宥之言官無一人得罪者
是又雷霆一過晃以溫曦焦石流金烈不

終日也亦勢使然也

二聖合德千古無兩豈非得剛明之體而妙剛

明之用歟

列聖蒙庥乘靈握紀迨我

皇上冲齡踐祚慨然遊神

二聖直舉

神宗舊習而一新之

旒黉迎陽

絲綸渙汗

上方之劔疊賜邊臣

內帑之金盡頒甲士充庭振鷺半為昔日冥

鴻滿道花驄不比前時仗馬是何精神不

振發何德意不覃敷何九垓八埏不額手

聖明盛世而執事猶疑為求治太急進人太銳

獨何歟夫太阿之斂鐔也魏魏翼翼寄氣

託靈孰敢傍而睨之者登城一麾三軍破

敗士卒迷惑流血千里矣寶鏡之始型也

蒙然耳神靈滋液百實用則不將不迎故

本來面目畢呈如其精思雲臺凝神林慮
虎怪獒妖亦無所逃崇矣持太阿而懸寶
鏡者將令人莫敢睥視凜然有不可犯之
色乎將流血千里自高豪穎示天下之無
敵乎將以照本來面目令人無所溷妍媸
施粉飾乎將燭邪破妖搜幽抉冥為天地
間不必有之察察乎人主剛明之德宜用
不用槩可觀矣故我銳精而行之行之未
得人將迎我銳而挫我不然則分投而撓

我不然則直鼓吾銳以激我又不然則將
朝浸夕淫以柔輒我我一受其挫則太委
傍受其撓則太隨直受其激則太猛潛受
其柔則又太不植也銳者一害吾銳者百
其折我剛者不同總之為百鍊之繞也我
窮神而察之察之不得人將逆我窮以蒙
我不然則借徑以惑我不然則直乘吾察
而聳我又不然則將彼攻此覆以愚弄我
我一受其蒙則太昧傍受其惑則太疑直

受其聳則恐太苛陰受其愚則又太不慧也察者一而傷吾察者千其掩我明者不同總同一竈之煬也是以善剛明之用者固肅然播霜雪之威未始不灑然布陽春之潤固澄然徹停淵之鑒未始必駭然照水之犀故吾可壯一螳之臂而泰山之卵不可壓也吾可挽萬弩之弧而黃石之羽不必飲也吾可撤豐蔀之昧陽不必諳吳門之匹練也吾可辨三人之市虎不必

晰一刺之棘猴也君曰士前士曰王前士卽不前君之令命故尊也君曰殺之三士曰宥之三士卽不殺君之威權故可畏也人曰淵有魚吾亦曰淵有魚淵未始無魚故察見淵魚非祥也人曰參殺人吾亦曰參殺人參未嘗殺人故考參殺人非智也行乎其所不得不行若操刀而必割暗炬之必焚止乎其所不得不止又若純鉤之不殺合浦之迴光所謂化國之權不資欽

鉞人亦共驚寵靈大明之照不索癡痕人
亦靡藏瑕垢國家躋精明之理人心蒙樂
易之恩豈非主德之振飭大醞釀深哉乃
執事者又問何以培主德愚生以為斷斷
乎不於將順趨承間索也其一在

經筵之御焉翠幄風和青絳日麗

上輯顏而問道下拜手以颺言數古今得失之
林續都俞吁咈之盛則宋學士濂講大學
衍義畢復言漢武為戒者可繹也其一在

老成之詢焉黃扉壽耆紫極凝承或詔對
於文華或盡言於右順條答熟嘗之世故
啓沃新涿之

王心則

文皇諭部臣以事當商確皆於晚朝來盡委曲
天象者可思也其一在言路之闢焉青瑣弘開
皇來阜囊疊奏或激揚而勵俗或封駁以回天
行批鱗逆耳之忠盡補闕拾遺之悃則
帝又有曰萬幾或有失中爾等宜直言無隱者

帝又可惕也其一在近習之遠焉體殘刀鋸貌
飾貂璫未幸而計威

皇衷既寵而口含

天憲故以國老門生爲炯鑒不以內操墨勅操

又皇私人則

夫神嘉馮堅言宦寺使之傳命令給灑掃裁

冗員以防異日弄權之患者可猛省也樂

聞詩書之紀載以益吾聰則我爲虛主日

集老成商確以勵吾行則我爲勤主不憚

青蒲之舌白筆之章以匡吾不逮則我爲

賢主親學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

時少則聞正言讜論之說多聞阿諛逢迎

之說少而我又爲聖主矣主德聖賢明明

穆穆拱端垂清靜之風臣衷粹白斷斷休

休協恭奏和平之理則又何必剛何必不

剛何必明何必不明將精神與德意俱流

惠澤隨威靈並布矣易詩所稱何以加諸

雖然此臣計所以培君德者也乃君之自

培其德又在作臣忠焉

高皇帝曰萬事不可以耳目察惟虚心以應之
萬方不可以智力服惟誠心以待之

文皇帝亦曰君臣相與在推誠不可蓄疑有過
者必體情容之有才者必推誠用之大哉
王言真剛明之主治世御臣之法也不然上且
蓄疑下且避跡避跡不已將緘嘿焉國家
成何景象也埃墨墜飯回取食之子貢以
爲竊也子召回曰疇昔余夢先人炊飯吾

將祭焉回曰炊墨墜飯回卽食之不可祭
也回出孔子曰吾之信回非獨今日所信
者目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心猶不可恃
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矣今步者一日百
里之情通堂上有事一月而君不聞步者
十日千里之情通堂下有事十月而君不
聞步者百日萬里之情通門庭有事周年
而君不聞故曰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
千里君門遠於萬里

今日言盡情通官府之間似無隔閡但能
信目而信心終不萬里其門則尤二三大
夫所藉竭忠以培社稷之福者也

第二問

李悉達

同考試官知州張胤復批

不作軋齒之辭雅有重

之相無得以帖括士輕視之宜錄以式

同考試官推官李為運批

對答詳明曲中窳要

主之意不可壅也然有持之而非壅亦惟

有以持之而始成其不壅不則意以藜示
而厭之者滋矣壅於何疏主之權不可假
也然有託之而非假亦惟有所託焉而始
成其不假不則權以誤用而乘之者衆矣
假於何防何也不可壅者其德意不可不
持者其體統也不可假者其威靈而未始
不可託者其贊襄也執是為王言之左券
而以參調于重與輕偏與獨之間即愚有
以復

明問矣今夫人君以一身作億萬臣民之主而拱紫垣黃屋之上俯觀海宇不啻霄淵而此億萬臣民亦且視君如帝視九重如萬里雲不易排闥不可叫所以好惡相感形聲相屬動乎志氣見乎事爲耀光明於暗泐訖德意於窮簷俾揮挺其俗而卹勿其情者僅賴此言以通一線之脈而已是言非言也赫蹏之揮灑正密勿之精神章疏之傳宣卽坎埏之性命片言而喜雨

露滋也片言而怒雷霆震也言之愈者一而天下之奔命而竭斃者百言之斥者一而天下之悚息而屏氣者百不特此也關生靈之利病卽關事幾之成否係四方之忻悴還係九廟之安危當不第千里之應違一時之榮辱已也繇斯以譚一人主持之大章萬靈搏掬之大物總言焉縮之已足故人主欲喻人以意而轉世以權萬無以大章大物而囊之括者亦萬無以大章

大物而川之潰者也萬無以大章大物既
衆爲政者亦萬無以大章大物而獨爲營
者也則意之持也併急於不可壅權之託
也不緩於不可假然而意之不可壅權之
不可假明主知之至意之以持而始成其
無壅權之以託而始成其不假雖明主未
易暢然也抑王言之入人如風請以風喻
今夫風主撓物兩間無風將孰與掃氣之
蒙噓物之槁然使羊角扶搖迄無停日沙

遇之而揚木當之而折河爲損矣日爲昏
矣則其害較無風更甚此亦王言之噓吸
者機也風爲天籟然胡以不卽命之曰天
而曰風乾以君之風以散之則乾以風令
而乾不尸也亦若取噫於氣託響於谷而
粼粼刁刁調調之聲靡不借諸於萬木之
竅者此亦王言之協贊者機也故記曰絲
綸傳曰樞機夫樞之不能有關無闔機之
不能有張無弛與絲綸之不能不待人綜

理也昭昭矣乃王言顧任其渙發而一
調適之也可乎愚博古攷今如五帝之典
三王之誥言之燦然者矣如縛之出何嘗
不慎固將張國之靈亦自合臣之符我
太祖高皇帝天縱聖神
光闢函夏嘗風草必偃之風以靖之限草必風金
諭廷臣曰治國之道必先通言路言猶水也
欲其長流則言固主通不主塞矣又嘗

諭羣臣曰凡政事施設必期有利天下可貽
後世一令之善四海之福一令不善無窮
之禍則言又主慎不主忽也又嘗

手勅諭中書省臣曰中書法度之本朝廷命令
政教皆繇斯出事有不然當直言改正苟
阿意曲從言既出矣追悔何及則所為慎
言之出以善言之通者固在不自任而任
人尤在不旁任而大臣之是任也當其時
代言委之詞林票擬專於政府夫豈

天縱之聰明不能憑臆

光闕之猷畧獨遜廟謨誠以絲綸難協樞機易

失故任人代擬則持有要而託得體也

神摹一定

列聖相傳獨

神祖晚年壹意靜攝

堂廉迥隔

音旨稀聞以持言之重滋人之疑是九天之

惠風不揚百物之蘊崇莫散矣我

皇上英明嗣曆翻然更始有請輒俞朝奏夕下

謂非蒙極而開稿繼以噓千載一時哉乃

執事又致詰於出之易人之駭若私憂夫

飄風無已時而百昌萬類不勝撓也夫愚

跼伏邊隅豈知

交戟間事第以古今所博攷質諸道路之傳

聞則

今日之王言誠足異焉既已爲谿爲谷而鳴

和之相隨亦復汎汎悠悠而于喁之乍斷

忽而對菲畢采欣榮而播春陽之熙又忽而癡垢是求慘澹而行秋令之肅謂大臣之獨優耶乃賤隸末流亦蒙嫗喻之受謂大庭之能察耶何掃除近習或遺日月之明其遭呵譴於

闕庭者固明擯棄於位署之外而局已變其奪票擬于樞輔者一若投閒於清華之路而局更新亦不欲意之或壅矣而意指不無潛移也則失所持而儼所爲不壅者亦非

亦不欲權之或假矣而耳目不無傍寄也則失所託而將所爲不假者正外是

神祖之距人也一以寢閣爲韉恍重雲密霧之難開而人之疑也祇在陰晴不可知而

皇上之距人也卽以批荅爲韉且怒颯驚雷之忽發而人之駭也幾令手足無所措蓋聞王道惟平至治惟康故人主有言以之平天下康天下而以之駭天下也未之前聞夫人主之駭天下則人主先自駭矣何也

失所持之意自不禁其橫溢失所託之權
自莫禦其恣睢而廟堂之大物大章總屬
愴况不寧之物而竊恐天下之駭人主更
甚于人主之駭天下矣何也人主之駭天
下蓋至于意之溢權之恣而止矣若天下
不勝其意之溢而各溢其意不勝其權之
恣而旁竊其權乃正上意之不及測主權
之不能制者也而廟堂之輕重倒持任聽
錯用者正隱伏一掇杌不安之患噫嘻駭

之象爲險爲危乃與王道之平至治之康
大相反此甚非計也夫豈欲人主之三緘
其口以爲重乎抑半持于輕與重之間而
後當乎非也重不足爲言病以防嘗我之
奸則重匪吝權輕不足爲言病以可切時
之奏則輕匪旁落取

神祖之不飛不鳴杜窺伺之際用

皇上之隨叩隨應弘獻納之門不啓倒置之端
于外亦不開竊弄之漸于中母亦以稟擬

還輔臣封駁還臺省而以敬修還

黼座可乎何也輔臣者人主之腹心也夫人未
有言之出不先商之腹謀之心者况內閣

票擬原

祖宗舊制乎今得丞相嘉司徒億任作封事平
章而王言之操縱先酌矣故曰以票擬還
輔臣也臺省者人主之喉舌也夫人未有
言之出不以傳宣寄喉舌者况補闕拾遺
原臺省職掌乎今得漢之昌宋之沆簪筆

詞頭而于

詔旨未當者即時封還曰臣不奉詔曰但道臣
以爲不可也而王言之愆謬不出矣故曰
以封駁還臺省也

皇上億萬臣民之主而百司庶務之元神也夫
人有言卽無不謀之心商之腹躊躇于喉
舌傳宣之間要不外一元神爲提醒爲檢
攝况王者之咳唾是卽王者之心精乎今
誠秉

河魁之斷懸

天鏡之披以其防外假者絕左右窺覲以其
暱羣小者親賢士大夫借深居高拱之餘
閒每勤乙夜之展卷滌傳觴戲豫之舊染
一新甲曆之垂裳而王言之伸縮悉當心
口俱調矣卽縱意渙發而絲綸可協樞機
不失也故曰以敬修遷

黼座也嘗考宋劉安世之告哲宗曰善觀人之
國者不觀其世之盛衰先察其令之弛張

未論其政之純疵先審其令之煩簡故人
主宣一詔便一事以博轉圜之名者其利
小而以開言路併開繁言亂聽之端者其
滋害甚大停一詔寢一事以涉濡滯之跡
者其害猶小而縱意批發適以縱其自智
予雄之私者其釀釁實深語曰夢之覺也
必不跡夢事醒之解也必不然醒辭申公
謂漢武曰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
今

皇上既知言路之開張者是堅距者非矣顧伏
修開張之貌而實襲堅距之神也豈夢覺
猶跡夢事醒解仍照醒辭也哉將謂力行
何矣今夫意主之意也權主之權也意以
持而暢權以託而尊又非無要領之可挈
也

皇上惟一無所移一無所寄亦已矣意既可移
壅而之開則亦可移開而之持權既可假
其託於寄則亦可轉其寄於託夫絲綸之

理芬樞機之開閣張弛一反掌間事耳願
皇上毋以言戲致江河不返斧柯浸尋也祈招
之詩有云思我皇度式如玉式如金敢獻
為言式賢臣之頌有云聖主逸於得人敢
獻為言言法是豈於
御座之箴銘有當哉亦愚夫之千慮也

第三問

余士泰

同考試官知州陶學修批

一逞奇氣逼人而武庫森

然無所不有是識養俱到之士

同考試官推官羅應許批

士氣今日幾挫折矣子抱

一段激烈魄壘于中真若山頭之石不可槩歷異日補牘叩

聞可規奇筆錄之

且夫天地間氣何其濛滃滹灑橫無際直
無上哉在國為一代紀綱在士為一生節
義固上與下各憑依以立此宇宙者也士
藉紀綱為培護國藉節義為防維又上與
下共縮合以完此世界者也顧強弱盛衰

之勢每融成于運會氣所不能節其流而
其強弱盛衰之原實孕毓于皇衷氣亦不
能專其籥是以精明之世挈皇綱恢帝紘
士有奮騰驤之途振嚶鳴之侶者其氣直
渾厚之朝修玄默崇軌度士有乘恬熙之
運游道德之場者其氣淳勗業之主喪其
束帛賁以干旌俾士抗節以明高且乘機
而邁會者其氣舒守文之君作以忠誠鼓
以意氣俾士切聖明之想罄謇諤之忱者

其氣亦不激此非國之別有精明渾厚也
其精明渾厚之如何緣結皆氣成之又非
氣之有別于勦業守文也其勦業守文之
如何體段則君實造之而士且因之故謂
士氣不重於國家吾不信也謂國家不重
士氣而士氣不培於主德吾亦不信也何
也士所重不止一身君所重士不止一事
晉太史所謂下可以救元元之命近可以
戢肘腋之姦遠可以懽裔夷啓疆之志者

謂此氣也士大夫不可不養也顧文章之
士與節氣之士異文章之氣亦與節義之
氣異西漢盛文章而無節義非無節義也
氣之柔曼不可支也上之養不先也東漢
尚節義而不言文章非節義獨盛於前也
氣之骯髒不可抑也上之養先之也夫高
帝不嘗倨見酈生乎酈生亦倨負長者得
容接封廣野君然而溺冠踞洗伎倆故在
也上不恭則下必好諂前嫚罵則後必驕

凌於是不百年而有遷史蠶室之事太史公豈爲李陵游說者腐刑極矣所不憚以身受誣罔辱則承先人之業欲有所論著非苟焉而已相如以詞賦得幸上林諫獵非不稱雄然犢鼻當壚全無才人丈夫氣揚雄故草玄自命劇秦美新意謂得當陛下乃一投天祿安在爲莽大夫哉自是稱功頌德者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未必非雄之備之義氣名節掃地盡矣幸

而白水真人與嚴灘釣叟默維一代之人心容星犯座春瀨迴瀾咄咄子陵竟不能下汝帝亦竟成其爲高建武之初培養士氣其得力正在此舉迨其後也鮑永鮑恢總稱抗直不避疆禦永劾趙王良無藩臣禮大不敬朝廷肅然帝曰貴戚且斂手以避二鮑重士氣故不重貴戚也公主蒼頭殺人董宣格殺之帝大怒宣寧頭擊楹手據地終不謝主主謂文叔爲白衣時吏不

敢到門今天子威不能行一令帝曰天子
不與白衣同又重士氣不重天子矣貴戚
不重天子不重是以明帝朝鍾離意得以
拂至尊帝性偏察朝廷爭爲嚴切避誅譴
意獨敢諫數封還詔何其亢也順帝遣杜
喬等分行察州郡吏張綱獨埋車輪於洛
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大將
軍冀無君十五事又何激也當是時非桐
江一線之繫必不至此則世祖養士之力

可知矣茲豈所謂養極成亢亢可行於寬
主耶亢極成激激不可行於嚴主耶非也
夫激莫激於兵諫鬻拳疆諫楚子楚子不
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激又莫激於血諫
劉栖楚諫敬宗曰臣以諫爲官使陛下負
天下譏請碎首以謝額叩墀血被面得詔
慰諭乃出引君裾亢也魏文欲徙冀州十
萬戶辛毗諫不荅起入毗引裾帝怒曰毗
卿持我何太急耶僅徙其半請君劔又亢

也朱雲曰願賜上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
頭帝大怒將雲下雲攀檻折上意解戒無
易檻以旌直臣如是則無不伸之士氣激
可也亢可也安問寬嚴主哉今我

皇上神明御宇凡有章疏朝上夕批士氣當毫
無屈抑而執事者猶虞其踈虞其塞又虞
傍溢虞挫折也愚以爲踈塞傍溢俱不必
虞虞挫折耳夫使下剖心而言之上輯顏
而聽之將

丹陛九重可叩天而攄璿悃

玉階盈尺能借地以叩龍顏夫何堂廉之或
遠也陽和布德調燮自展臣衷密勿論思
呼吸可聞

帝座又何釜鬲之未通也明目張膽魑魅不敢
公行執正屏邪鼠狐自是潛跡又何城社
之有伏也斯則仰荷

天和俯彰地德曾何震驚之與有不然塵悃涓
滴未抒

以旦夕不測將望

九天之間闔無路叩闔駭三尺之雷霆有頭控
地氣不虞疎而無不疎矣猜疑推揚之未
審則莫效股肱皇恐稟擬之未工則難司
喉舌是氣不虞塞而無不塞矣耳目不為
一人用而為左右用威靈不為羣小試而為臣
工試則氣不虞溢而無不溢矣斯豈非地
天未交魚水未洽而摧折之為害乎大抵
氣在下百聚不能當一散雷霆乍驚是散

象也氣在上一偏足以破萬全挫折偶行

是偏症也為國家養士氣者果何樂乎上

偏而下散哉雖然愚為今日慮不患散而

患結不患上之不我全而患下之自為偏

也談仁講義契託孔孟之門解組辭簪神

謝伊周之侶是為結以沽隱清流自映駕

言獨石薇陽奇會可投降志同風柳下是

亦以為結以求通朝拜官而夕奏疏已邀援我

同
海之良朋彼伏地而此迴天定拔同盟之密

收

子

子

子

同

友是爲結以攫忠十載林泉一朝台鼎豈
曰無因至前二三在位什伯彈冠未有無
媒作合是爲結以市愛門生之外有門生
焉盡吸清泠沆瀣故吏之中有故吏焉同
躋壁仞門牆是爲結以植黨入者主出者
奴恐爲同舟之敵也翻而雲覆而雨必非
共濟之人也是又爲結以釀釁矣不求同
理而求同氣不以正合而以密投故有平
生無半面識而已神游莫逆者有平日無

北
收
今
五
十
所比數之人而一入雞壇卽稱世間無此
知己者此真和衷之世共爲同道之賢良
乎抑亦高明之士共推千古之意氣乎吾
第恐結之極將成亢亢之極將成激其氣
幾不在上而在下其養之幾又不在君而
在士也此東漢節義之流弊也噫甘陵賈
客譏揣清言何關國事而郭賈李陳諸人
亦以一時豪傑倡和激昂顛倒時流動搖
同
海鈐赭徧於章縫黷序鞠爲囹圄囊頭

友木削骨伍隣若非竇較尉霍尚書爲之
承請禍已立見於延熹時矣乃猶不自鄭
重復相標榜俊顧廚及其謂之何踪跡旣
繁玄黃在野張角煽亂搖抗中原至今中
常侍輩且恐黨錮之徒與黃巾合謀爲變
國家元氣建寧消折殆盡矣成何紀綱成
何節義哉說者謂宋亦有黨熙豐作新法
王安石爲魁元祐掎擊新法司馬光爲魁
然宋相司馬四夷動色相戒毋開邊釁則

黨亦有賢乎夫氣一也挾之以爲名則李
范諸豪賈其禍借之以成理則司馬君實
收其名吾願

今日朝廷以挫折爲戒今日豪傑毋以標榜
爲法則太和元氣豈不盎然宇宙間耶晉
太史之言真言言國家藥石矣

弟四問

王 适

同考試官放諭趙獻素批

說將略將權俱鑿鑿善實

任鉅唐丁亥年錄之

世之有亂不謂亂也惟戡亂之無人乃真
 亂矣世之之才不必乏也惟衡才之無當
 乃真乏矣何也非常之變必非常人所克
 勝而非常之人又非常識所能識常任所
 能任也今夫玉之在璞也卞和獻之三而
 遭刖亦三龍泉大阿沉采於淵望氣斗牛
 者幾人故曰非常之人非常識所能識也

獸非不猛矣籠在檻穽一宰夫之任耳賁
 育之氣非不萬夫辟易也若束縛其手足
 則女子先之矣故曰非常之人非常任所
 能任也噫嘻華陀既往醫未絕於人間姬
 不_二不生治不廢于天下世固無無才之世
 人亦無無用之人所以殷周不借材於稷
 魏晉不假佐於蕭曹豈以堂堂

御至倉皇拊髀而咄咄於邊才之寥落

弟既欲彼折其肝膽何爲我繫其手足
其掣曳於任後蓋若遴選於任前

揀時亟將略而曰先定志次定力竊恐
弟之所難者非此也矣以明其然也志不
奪匹夫饒爲之如以力則拔山蓋世正
僨事決裂之資也愚生橫襟往古皇帝之
秘密邈不得聞矣他如太公陰符穀城兵
法亦無暇深論則姑就

執事所稱四君子之烈而一一數之割據

曰一羽非臥龍之略耶而綸巾羽
扇何雍容也淮淝折屐典午泰山非安石
之略耶而圖碁賭墅何鎮定也饋運疲憊
淮西之謀成築舍矣裴中丞一詣行營而
元惡就擒於雪夜豈戰勝果在樽俎之間
乎敵騎充斥采石之甲且星散矣虞參謀
一爲部分而金主不敢立馬於吳山豈甲
兵仍富書生之腹乎繇斯以談斬將奪旗
者偏裨之任也貴謀賤戰者上將之略也

決勝運籌固無敵之上着雅量高致尤必
克之神幾老氏云佳兵者不祥之器故儒
者不言兵然亦惟儒者乃可與言兵何則
儒者之心清氣和而神定心清故觀變審
氣和故士卒附神定故生死利害不以攖
其慮怵其形則臨陣勇往而不退縮布置
安閒而無愴怛也在昔之善用兵而號無
敵者若孫臏吳起白起王剪曹操司馬懿
桓溫之走吳晉以機智取勝然亦幸其時

曾未遇一有養有量之儒者耳世無有養
有量之儒者則機智勝此亦理勢之必然
者也第令孫吳起剪曹馬當軒轅黃帝姜
子牙黃石公張子房第一流人物立齏粉
矣何以知之司馬懿之用兵神矣一遇諸
葛武侯葛巾毛扇指麾三軍則心折曰諸
葛公名士也乃至累遭挫衄甘受巾幘畏
如虎而不敢出若天不亡漢懿免也乎哉
桓溫雄武至貽臭萬年之不顧忌乃設饌

伏甲未嘗不憚謝安之曠遠也苻秦帶甲
百萬極強矣方謀晉之時權翼曰謝安江
表偉人未可圖也而堅之登壽陽城以望
也亦憚然懼曰此亦勅敵故以溫之武堅
之強遇安之夷然寂然則武不武強不强
矣夫乃知雅量鎮定識度安閒似於韜略
無預然以之臨大事禦大敵則國倚之爲
重士恃以無恐遙制敵人之命賢于百萬
之師不啻有九天九地之機出鬼入神之

妙孫子云善兵者無赫赫之功則臨敵
而思將帥正不在韜鈴之失也今天下非
小弱也寄情丘壑之英高吟梁父之琴不
少也旦旭方昇風雲湊會懷才而思一效
者不異寒之欲衣饑之欲食也中原全盛
鍾簾宴如非若漢鼎分裂唐藩竊據江左
之偏安宋局之陵夷也奴寇鴟張於關外
藺賊兔脫於水西非有曹司之深謀堅亮
之捲土也

廟堂急根本之圖塵侮予之慮未嘗不重干城
思頗牧也鎖鑰大臣惟樽俎碩人是簡固
無異伏龍登壇東山秉鉞也樞輔行邊則
裴晉公之督戰又於今親見之也發帑犒
師之臣冠蓋相望皇華不絕更不知有幾
允文也然而烽火不除饒聲未振王庭終
歎犁穴窮寇得遁游魂愚生不識忌諱敢
以管見所窺血腔所抱因大也今天不
明問而率陳焉夫功以耐成機以躁敗比

者黔事蹉跌正坐躁不能耐之故將略之
踈可爲後車戒者只此耳至將將之踈則
愚有不勝長太息者矣何也古人君之命
將也其受鉞也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
之其受斧也曰從此下至地者將軍制之
其推轂也曰闔以內齊將
軍制之隆之以威望則曰將在軍君命有
不受也專之以號令則曰軍中但聞將軍
令不聞天子詔也假之以便宜則曰苟可

以利社稷者專之可也故易師卦曰丈人
无咎似選之不可不慎六五曰長子帥師
則任之不可不專昔吳王用孫子而寵姬
戮魏王用穰苴而莊賈誅夫二君者豈以
威靈爲可借哉蓋大將之威靈正我社稷
之威靈夫是以借之而不疑淮陰一拜而
爲漢大將再捷而爲齊假王陳平未有尾
生孝已之行至出黃金四萬斤恣所爲而
不問其出入漢高帝又豈不名號之是靳

而物力之是惜也者則熟計於信之王平
之間遂足以摧項氏之權而制天下之命
也是帝之知人善任使也故夫威權重而
信任專然後大將得以展布其四體而奏
膚功誠有
執事所云者乃今日之將權且何如矣既
不難節錢授之矣何至發一卒派一饗賞
一功誅一罪必請
旨而後行旣以萬里長城倚之矣乃任其衆之

講羣之吠毛之吹疵之求俾救過之不給
一身而併爲責是多指之視也則幾無人
矣一事而逸爲操是十羊之牧也則幾無
事矣以遙不可度之方略豫受節制於目
前何異膠柱之瑟以神不可知之玄機必
須關白於章疏奚取藉物之茅變幻於呼
吸者機也一去而不來者時也而必候而

肯於

九重則舛矣風雲可供其嘯咤也魚鳥亦聽其

指揮也而仍受撓於衆口則危矣雖首下
足上誰不抱賈誼之羞然而受制於機權
卽片念之抑鬱而精神已不勝其磨耗縱
請纓繫組未必灰終軍之志然而縈懷於
顧忌但一事之徘徊而歲月遂不覺其遷
延則門庭之戎馬紛如安攘之勳猷未著
未可歸咎于任之非人也嘗試以四君子
之行事設身于今日之局中則安涉于佚
遊虞類于矯制而知將將之道常格可勿

拘也盈庭不決則度官可罷以安恒鄆之
心魚水不投則亮好可踈以說關張之意
而知將將之道衆情可勿徇也街亭敗績
望無損于龍臥朗山不利捷人奏于鴛鷺
而知將將之道細過可勿問也遊涉至夜
似功收于神逸汗流終日至身殲於務勞
而知將將之道細事可勿煩也文武無忝
則衝可折于少年忠義爲招則背堪撫于
統制而知將將之道族類可毋執也抑古

語有云猛獸在山藜藿不採將者國之猛
獸也吾方欲其噬敵而且使之虞於內噬
恐敵人有以窺其微也昔武穆驅逐金人
見收於秦檜汾陽幹旋唐祚被沮於朝恩
今

天祚

皇朝幸無此事而大將之成功于外者惟
帝心之簡在是恃耳則開誠心布公道亦將將
者事也雖然任將難識將亦不易任始不

易任之克終更難眩于識則澤麇而蒙彫
虎之稱燕石而冒連城之價如殷浩房琯
皆以虛名用雖有山桑陳濤斜之敗而社
稷亡恙猶可言也鮮於終則惡草之間可
投竊鈇之疑莫解涉江河而棄維楫禍乃
不忍言矣乃愚更有說也擊博浪之椎豈
虞不必中而不發梟可汗之旗豈意不必
得而不揚出師表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謝安石曰處分已定裴晉公之將行也曰

臣若滅賊則朝天有期虞允文之叱諸將
也曰危及社稷吾將安避彼惟視天下之
可憂可恥而不得不任之事不啻烈火之
燒心未能畧刻忘而至于成敗利鈍是非
疑信固俱付之彼蒼而略無絲毫之介介
者也善乎晉臣之言也曰竭其股肱之力
加之以忠貞當不以君之不我識不我任
謝不敏矣况事無全得亦無全失苟引馮
已任也則得固可圖失豈容罷卽踵頂之

靡恤何至左牽右顧畏首畏尾必求一一無不照管無不周全而後任之哉則天下事之可任者能幾矣若然則定志之說亦將略之前茅也

第五問

同考試官教諭趙獻素批

西南半壁實厓

宵肝子窺利害如在目中壁畫一一盡中窾信識時務者在豪傑也錄之可以佐籌

管寧

國有神氣一日不振則威靈頽國有元氣一日不固則榮衛耗兵食于安攘如寒暑之於裘葛必不可離者也第譚兵食于開剏與承平異譚兵食于中原與邊徼異譚邊徼之兵食于赫聲濯靈與多難多凶異譬之在羸病夫介兩虎相持之間而令佐鬪又令之空拳以搏漏損虛舟當風翻水立之會而令之航海又令之無柁以航有不顛卽危矣

執事蒿目時艱酌時審勢亟以危瀕今日
兵食下詢豈期謀野之獲乎腐儒詎識時
務敢竭其愚以請稽古昔開初之君多以
馬上致太平身經百戰綏寧疆宇歷嘗諸
艱膽力練而愈完智謀閱而多毅擇天下
之精銳以爲勇合羣策之機先以爲智雖
匡濟艱難不無震撼然人心易振經制方
新廬扁倉公按脈投劑藥籠無不靈之丹
百脈無不調之氣中葉以後漸安漸弛相

習相靡中于庸主每以因循而成痿中于
明主亦以好大而成耗流之末季濫觴莫
愈頽旋提旋渙莫知底止考之漢初有南
北軍之制凡羽林期門三輔八較皆隸三
公五官郎將虎賁僕射職屬大夫有事邊
役一以虎符調發郡國事已歸農富強自
在嗣後郎官三省盡爲黃門之廬宦官典
門戶與兵政事權一紊而匈奴之禍起矣

唐初有南北衙衛兵禁軍十六衛府兵有
左右羽林龍虎神策諸軍屯闕中者無事
力耕兵農尚一自府衛之法寢壞一變為
曠騎再變為方鎮而藩鎮之禍熾矣總之
朝氣銳晝氣弱暮氣懈時之所致聖賢不
能違也我

太祖重新日月驅逐胡元首殲兩雄威行萬國
最後以全盛之威有事滇疆推轂潁川分
命西平走黔筑以扼襟喉出畢烏以攻脇

腋曲陽飛度里麻成擒破竹之勢行脫兔
之威夙飽之軍裕因糧之敵筭無遺策師
不後時其不至於老師匱糧無惑矣嗣後
緬甸之亂構屬國以擾我藩籬秉鉞者不
得已請命於

朝選將出師大肆撻伐計擒鳳賊以致之
闕下又順大之逆彼此煽兵焚劫我堂奧當事
者出奇制勝壹以滅賊為主卒能殪猛酋
而易以郡縣至今安之時在中葉兵尚可

擊糧亦能支雖料敵運籌未敢媲美

先朝亦足以伸中國之威而落裔夷之膽矣若

關下今時勢則大危焉以

中國全盛蠢爾建奴乘晏安之氣挫無制之
兵堅城連破蹙疆三千里兵連六七年抽
九邊之精銳竭天下之民力惴惴以擁一
榆關惟恐不支憤憤者至欲以西南土兵
得志三韓藺酋乘機豕突波蕩三川安賊
乘釁蜂屯蹂躪貴竹名雖游魂釜底其實

負隅深山滇以蕞爾界茲交訂雞聯之毒

螫易動虎視之伏莽堪虞欲振旅以進則

穴中之鬪安施欲丸泥以守則薪盡之火

必傳此外憂強敵內虞腹心誠有如

執事所云者愚生請借

前箸而熟籌之滇于黔蜀猶卮之有當卮

無當尾泄堪憂猶餅之有罍罍既罄則餅

竭可懼匡救之要先在于固人心收豪傑

實榮衛審時勢酌其宜而善用之有四要

三機焉環視六詔雖郡衛錯繡然爨棘雲
連非我族類霑鳥尤多姻好水蘭勢傾叩
竿邇者一二渠魁就我縲索然藏牙匿爪
觀風望氣能保其為孝子順孫乎此人心
之要于固也欲鎮諸夷先收豪傑山有猛
虎則藜藿不敢夜採此日握符建節肩背
相望誰是登壇卽有一二智勇屢立奇功
顧移西就東事外虛內豈盡可為孫吳韓
白乎此豪傑之要于收也師行糧食庚癸

可虞今坐食有必不可缺之餉攻守無必
不可勝之兵小民懸磬日困一日衛所逋
屯年荒一年咽喉不通于四鄰轉輸無望
于

上國此榮衛之要于實也善耕者不能秋華善
御者不能峻騁知彼知己法所必按坐穴
中而掣肘能決勝乎從井底以救人能并
濟乎西過藺氛東櫻安醖單力難以雙撐
鞭長不及馬腹此時勢之要于審也守此

四要榮衛實矣人心固矣豪傑收矣時勢
得矣堅壁清野藏鋒斂鐔非以玩敵伺其
瑕隙時為發機之舉所謂藏于九地動于
九天以退為進者也謹守藩籬嚴飭險隘
土固非徒自完綢繆戶牖不敢任風雨之飄所
謂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以守為援
者也元氣固則百脈自暢精神完則諸邪
自息漢夷安堵甲利兵堅奇正惟所自出
攻守莫知其變此又以安為攘萬全之妙

也然其要莫先于擇將焉誠得因敗為功
之管夷吾力本自疆一匡九合何憂鄰患
乎誠得以夷攻夷之班定遠斬匈奴使以
威三十六國何憂絕域乎誠得奪趙幟之
韓淮陰背水而陣處敗以收全功何憂險
阻乎誠得破崑崙關之狄武襄以退為迎
以弱為強西何憂蘭東何憂安乎如樗蒲
之用孤注如國手之用劫着搏虎者業具
賁育航海者已得長年即咆哮波蕩無復

虞矣撐西南之半壁以奠金甌勸堯之獻
止此惟
執事採納焉

雲南鄉試錄後序

今日之役甲子開天南俊是

額御史

臣

汝

元

既承

天子命倣壬午

功令而加茲焉事無大小咸正

罔缺錄成弁簡以詔多士亦

既人人式于德音然御史臣

且謂禮聘

臣獻素

于數千里

外遵

令甲也則屬

臣獻素

一言詔多

六千金而殿末簡亦

令甲也

臣獻素

懼才與分兩俱

無當則惴惴焉謝不敏已按
往贖不敢辭懼滋甚思不知

所出毋亦惟是本御史臣誨

迪之意暨

臣

區區之心與多

士共勛之可乎夫

臣

既辱有

茲

臣獻素

命則不憚冒炎曦日衝蒸淫瘴癘

之氣者旬八閱豈其罔有戒

心金穴寶田觸其氣則如料

虎而賈人子走異地如騫寶
其實耳人亦聞宜其聞有矣
國寶趨而羅之其選其險奚有
憚焉顧寶有真贗士期于真
士之真者非真于文也真于
神也士發爲文以傳聖賢之
神或肖或不肖而於傳已之

神則無不肖也卽欲少隱焉
不能也臣自擁氈來日證諸

弟子員以文行蓋符者十七
焉乃今則直欲從文得神矣
神欲王而恬王以徵才恬以
徵養然非養則虛憍恃氣之
雞不可謂王也非養則鉤百

如文之馬不可謂恬也王而恬者知爲養士王而盛氣未融恬而真氣未洽者亦知爲才士士隨根器爲功力而材品出焉所謂卽欲隱焉不能者也今所得士不敢曰皆我國寶苟質非砂礫礮之鎔之均

適於用則養蓋可少乎哉聖賢一切養心之法諸士童而習之臣不具論試論今日見前之境主者不歌鹿鳴燕衍敖乎士能聆笙簧而切好我之感者爲養其或志得氣揚馳情聲色裘馬之場作富貴

相以驕市兒者不可謂養士
能拜承筐而亟周行之示者
爲養其或懷抱媚珠規權當
路使庭鶴驚而雀不得羅者
不可謂養士能和樂瑟琴而
謹不怵之視德音之昭者爲
養其或覬富室之營窟操族

里之戈矛而爲鄉閭不齒邑
屋里不道聲名損於縫掖時
者不可謂養諸士豈有意乎
礦金璞玉未鍊未雕至寶具
在黠匠雜之以銅鉛溷之以
碌砒非其質矣咎豈在采者
乎且不觀滇之池乎三春之

漲四時之潦盤龍九十九泉
渠濫諸江之流來匯其汙而
後浩蕩冥蒙滔天浴日曠然
爲域內一大觀爲問其歸墟
則海口涓涓一竅耳夫是以
可引可漑可挽可蓄而稻菱
菰芡紫鼉鷗馱之利濬流無

窮儻其如海口者三之五之
其爲積也幾何矣又烏能大
其蓄贍其用如是乎善乎蘇
文忠公之言曰流於旣溢之
餘發於特滿之末古之君子
所以大過人也多士三復斯
言其於養之說思過半矣

獻素亦嘗有志於學一旦以
薄養倖售躐治未成他山自
抱往而索書於荒壁之間則
短首淒清莽乎未聞絲竹之
韻也乃弟子員還然環橋而
叩之而今復有茲役教然後
知困矣頃者一再見御史臣

霜蕭陽輝與其委蛇之節絲

膚之度

臣獻素

竊心企之願

與多士共奉其所前言者為

法而更願多士以

臣獻素

未

鍊未磨之質為戒獬者養之

以至於精雜者養之以至於

純如麗之金如騰之玉如利

用不涸之滇獻之真足以煥
廊廟之珪璋而用之真足以佐
國家之緩急聯翩奮翼步武前
修道德功名彪炳奕世夫是
之謂真士夫是之謂
國寶庶幾不負御史臣以人事
君之意而臣今日詹詹之言亦竊

幸鮮失矣多士勗之哉蓋鄉
塾師之去塾也必手弟子而
叮嚀之語雖不文意則忠矣
斯言也其亦鄉塾師之意乎
廣西平樂府修仁縣儒學教

諭趙

獻素謹序

論說

東西平樂故終不無德學

論言均其亦鄉論語入

只歸入論語人文論



